

此话怎讲?莫非我知道未来?其实明天就是未来,甚至下一瞬即未来。赫拉克利特说过,“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因为无论这条河,还是这个人,都已经不同。那么,人也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时间之河。孔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时间就像这河水一样,不论白天黑夜奔流不息。这两位一在希腊一在中国的同时代哲人,在没有互联网可以通微信的公元前五世纪,竟然差不多想到一块去了。在他们看来,时间是长流不息的,过去未来就在一刹那。

未来永远是莫测的,哪怕在下一秒或明天。但我想聊聊长一点的未来。美国导演卢卡斯在1970年曾执导了《五百年后》(又译《未来世界》),描绘了一个未来的地下世界,到处是冰冷的监视器。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全被剃光了头,没有名字,只有一个工作编号,每天从事繁重的集体劳动。代号THX1138的主人公就是这里数以百万计中的普通一员,他在女室友的启发下,停止服用了每天发给的“镇静剂”,他僵化的思维开始复苏,最终踏上了漫长的逃亡之路。这个归类为“科幻”的电影,描绘的是一个极权主义的世界,是过去在未来的可怕复活。美国流行“反乌托邦电影”,科技的未来世界并不那么美好,甚至黑暗可怕。如果未来真的



边看边聊

诗歌是生命的某种形状。我忘了我是在哪儿看到这句话的。作为一个古典音乐的聆听者,当我听到希腊诗人埃利蒂斯的《理所当然》与智利诗人聂鲁达的《诗歌总集》时,我惊讶于它们在音乐中呈现出的民谣风格,那样一种惊艳和迷醉,那样一种没有答案的河流和灯塔,照亮了我耳中多年前的白夜——诗歌的缪斯女神拉着大提琴,她的独唱与合唱是我们世纪幽暗的低语。

1990年,我17岁,安25岁。25岁的安喜欢写诗,但从不示人。正是从她那里,我第一次读到了已故诗人海子的《亚洲铜》、《日记》,但她那时似乎只对安妮·塞克斯顿更感兴趣。是的,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今夜我只想你。

20多年后,我和诗人西川、钢克、王家新坐在清华校园里,我们说起海子的诗、海子的爱情和海子的母亲,那一刻我想起了安,远涉重洋的安到底在哪里呢?有一年冬天,我辗转收到过一封来自加拿大多伦多的信件,天蓝色航空信封的右下角写着潦草的英文I am “An”,我的心突然很猛烈地疼了起来,我多么希望这是安写来的,但看了内容我知道那是我大学时代的留学生朋友安娜和她的先生斯蒂芬,那时我总是把蓝眼睛的安娜叫做安,我是想在陌生的国度找回一个我熟悉名字的记忆吗?

“这里下雪了,很大。这让我们想起那个冬天,想起那场大雪,想起我们一起呼喊着的在冰冻的松花



乔山浩
金眼彪交出快活林
(当代画家)
昨日谜面:庶出(词牌名)
谜底:《小重山》
(注:庶,小妾;出,扣“重山”)

江上奔跑……”是的,我和安也曾经顶风冒雪去买一本薄薄的叫做《我歌唱带电的身体》的诗集,然后去江边堆着一个个奇形怪状的雪人,但诗歌很危险,雪人将融化。不同故事里的人,终将相隔天涯,故我两忘。

很多年了,我所有关于安的回忆都具有一把吉他的形状,但我一直没有去弹她留给我的那把吉他,我总觉得被安绽放在琴弦上的那些隐秘花朵

只要再弹一次就会凋零,就像那些再也回不去的青葱岁月,早已成为一种时间的禁忌。我不弹吉他已经很多年了。更多的时候,都是别人弹,我听。前不久在北京,在诗人杨炼的小型诗歌朗诵会上,我新结识的音乐人蒋山弹唱了他根据海子《日记》谱写的《德令哈》,我感到整首歌曲从头到尾都弥漫着孤独怀旧情绪,风一样的孤独,他也在想念一个人吗?后来在朗诵会结束的酒局上,带着醉意的蒋山拿起吉他又重新弹唱了一遍,席间的气氛喧嚣而热烈,许多诗人都在跟着在唱,唯独我感觉孤独,孤独而悲伤。

在众人的歌声里,我仿佛找回了我最初读这首诗,而安在旁边弹吉他的秘密时光。我不知道我回忆中的安是不是也在听,听这唯一的、最后的抒情,听岁月流转,花开花落。

“有多少回忆带着你的脸孔与我重逢”,这是我刚刚写在纸上的一句话。大概是在2006年,我混迹于北京的一家杂志,当我第一次看见我那出身京剧世家的美丽女同事计小舟,安的脸庞突然在我的脑海里变得清晰起来,我甚至连她笑的样子都想起来了。多年以后,当我开始诗歌写作,开始和上海的

一位朋友着手翻译塞克斯顿的诗集,是不是也想有朝一日能够对安说,我并没有辜负来自你的诗歌启

那样,如果我们已经拥有了时光机,那么很想过去看看,有什么力挽狂澜的计策,哪怕做一回侠客。

科技的高速发展肯定将极大地改变人类未来的生活和思维,乃至人类自身和社会形

写在“未来”的边上

王纪人

态。这里不妨挑几件我喜欢和不太喜欢的事情说说,先不管我个人能否轮到。

现在大部分尚在办公状态的人,都在用计算机。据说20年后,个人量子计算机将取而代之,不仅个人信息不易被窃取,使用也更加便捷高效。反正不必用插座充电,因为用的是自己身上的生物电。显示器有点怪,是眼罩式的,首批走到街上去显摆的肯定很酷。至于30年后的纳米计算机长什么样,我就无从知晓了。据说50年以后,上百万人用冷冻法让自己“移民”到未来,那时可以用自己身体内克隆的器官重新组装,以便长命百岁过上更幸福的生活。这可能要亿万富翁才办得到,那就让他们先冷冻起来吧。

我对未来智能机器人的生产,常常喜忧参半。虽然他们将极大地替代人工劳动,甚至通过日益先进的写作软件进行一切体裁的写作和艺术创作。那我们人类只能整天吃喝玩



上海杂货铺

口述徐阿姨 整理周祺

精工织补

我爸爸13岁从乡下(江苏泰州)出来,在凤阳路黄路学徒,做织补的生活(活儿),过去我阿爸补真丝的旗袍多一点,现在旗袍也没人穿了。上世纪90年代我们搬到舟山路,当时这里是马路市场,卖衣服的,洗衣服的什么都有。那时时髦西装,全毛料作(衣料)的西装蛀了只小洞,就拿过来补。后来西装不流行了,都是补羊毛衫,T恤衫。

补的时候,要用到放大镜,单凭眼睛看不行的。针么用的是织补针,粗点的么补羊毛衫,细的呢补真丝。平纹、人字

纹(布料的经纬纹路)好弄,斜纹稍微难

点,最难的是纹路不规则的料作。每年到了9月底开始是旺季,一直到第二年的5月份。天冷的时候,人家都来补羊毛衫、羊绒衫、西装、大衣、滑雪衫,来我这里年纪轻的多,拿来的衣服都是有牌子的,有点小洞还可以补一补再穿。我也碰到过旧的衣服,像老早这种牙签纹的料子,现在都不流行了,但是人家说是自己结婚时穿的衣服,要留着做纪念,不是衣服贵要补,对他来讲有价值的,也会来补的。

歌收藏来自寂静最深处

的声音,用吉他来交换一座可以和安对话的城市,“这是蓝色的河流,河流里的月亮。请不要惊动它,不要惊动那些孤独的吉他守夜人”,在我的书桌上,从来没有这样一张安写来的诗歌便条,但我从中读出了无尽的苍茫。2011年3月,在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民谣诗人鲍勃·迪伦来华演出之前,我读到了我的朋友欧阳江河写的评介文章,而早在20多年前,我就已经从安那里听到了他,听到了很多我现在可以哼出来的旋律。

我不知道在安的加拿大时间里,她听鲍勃·迪伦多些还是莱昂纳德·科恩多些?她是否还会在深夜弹奏那首《敲响天堂之门》,是否会想起曾经属于她的哈尔滨。鲍勃·迪伦说答案随风飘,或许,接下来的只能是:你弹,我听——当安在我的回忆中拿起吉他,我觉得从前那些逝去的日子又回来了,在那里,这个世界依然年轻,我们也不曾老去。

乐去了,一个个变得又懒又胖,要智商没智商,要情商少情商。最终不是要被比霍金的智商高出好几倍的智能机器人反控制反役使了吗?更荒唐的是,据说200年后,除了大脑是生化机器外,智能机器人的其它部位都由真正的人体组织组成,其仿真度可达99%。它们的出现不仅制造大量的独身者,而且导致现有婚姻制度的解体。我认可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提法,但科技的发展必须是推动人类的进步,而非导致人类的矮化和退化。据说人类的智商已达到极限并趋向退化,因此将芯片植入大脑是必须的。这意味着记忆能够移植,也毋需背了书包上学堂。教育投资倒是可以完全省掉了,换几块芯片就够用一辈子了。但这要等到250年后,所以现在的孩子还是该干嘛就干嘛。

在未来的几十年中,人类基因的研究肯定可以进入实践操作阶段。修改导致疾病的某些基因肯定是有利益人类的。当基因工程达到极高水平时,人们有事没事都想修改一下,例如为了健康长寿乃至提高颜值指标。据说那要等到280年后,那时人类的大多数都经过了基因改造,于是出现了所谓的“后人类社会”。谁想变成后人类,真的得冬眠到那一天了。

以上种种“未来”只是科幻和有科技根据的推测,时间也不可能那么准确。写在这个“未来”的边上,也仅是一种个人想象。

正如一直流播的风声,暑假前夕,助教工会给所有担任助教助研的学生发来了通报与校方加薪谈判的邮件。西雅图的加薪声浪起始于一位底层出身的移民市议员,凭着把最低时薪从9.32美元上涨到15美元的议案,迅速掀起了一股社会风潮。西雅图市议会已投票通过在南部的西塔克地区率先试行15美元时薪的政策。要知道美国联邦政府规定的最低时薪只有7.25美元,之前全美最低时薪最高的旧金山市也只有10.74美金。西雅图的加薪提案相对于全州整体经济的低迷而言实在是大刀阔斧了。

在工会的邮件发来以前,学生雇员们已经开始了“造势运动”。校园里义工们召集签名要求大学立即改变目前“奴工工资”的不平等待遇,甚至还专门申请了集会许可,在校长办公大楼前宣传加薪的要求和主张。一时口号横飞,还有踩高跷的小丑来现场助兴,热闹得跟庙会似的。不久校方就做出了善意的表示,同意从今年起将学生雇员的最低时薪上涨到11元,并逐步在2018年前上涨到15美元。

工会的邮件就是通知大家涨薪的好消息,最后只消参加工会的学生雇员们投票表决是否接受校方提议,加薪就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对我而言,这当然是说一不二的好事,西雅图的房租年年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独卧在校园边上的月租都快接近一千美金了,除非是合租,不然眼下助教的工资刨去房租基本只够糊口。加薪当然值得弹冠相庆。孰料身边的同仁却不是个个喜逐颜开。研究柳宗元的美国同学凯文首先表示了个人的担忧,据他在工作部门得到的消息,助教的工资在上涨之后,加上各方面的开销实际与聘请一名全职讲师的薪资水准相差不远,如果从保证教学质量的角度出发,将来校方很可能索性缩编学生雇员,而代之以全职雇员。因此,他对于工会在加薪方面的激进姿态一直保留个人意见。

的确相对于月薪而言,学生雇员更关注的是学费减免,一个外国研究生一学期修两门课10个学分的学费将近8500美金,而一个学期只支三个月的薪,一旦因为加薪导致学校本已捉襟见肘的财政不得已缩编学生雇员,学生所失将远远大于所得。

这种忧虑不光限于大学内部,西塔克的中小企业主已经在表示法定加薪将会使他们不得不裁减雇员来降低人力成本。美国的人工相对于物价是非常昂贵的,我的教授也在闲谈时艳羡他在中国的朋友雇得起钟点工定期来做家务,而西雅图的园丁来他家前院修剪一下午花草少说就得开一张六百美金的支票,而吃一个巨无霸的汉堡才五美金左右。在这种高企的人力成本压力下,加薪正所谓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其所带来的蝴蝶效应究竟会怎样尚未可知,但可以确定的一点是,所有的福利必然是会有代价的。(发自西雅图)



立夏时节,在梅州菜场门口看到乡下阿姨摘了芦苇叶子来卖,一把一把新嫩碧绿,将江南河塘的春色都摘了来。到了小满,新鲜的芦苇叶渐渐多起来,芦苇叶子散发着清香,提醒步履匆匆的人们端午快到了。

端午节的来历有许多种,不管风俗如何变迁,在江南,吃粽子、吃“五黄”(黄酒、黄鱼、黄鳝、黄瓜、黄泥咸鸭蛋),几成定例。城

市生活中,端午的许多习俗已经远淡,但粽子还是要吃的,艾草呢,还是要挂一把的,端午锦,乡下的院墙边开得灿烂,公园一角或许也有,也可以带着端阳迎夏的心去看看。

说到包粽子,首先要选好粽叶和糯米。粽叶是要挑青绿柔韧,叶片宽厚洁净少虫斑的,这就需要早一些时间留心。临近端午时的粽叶已经有些老了,比较脆,叶子背面小虫也多,需要反复清洗,因为叶片老脆,新手包起来比较难上手。5月10日左右的粽叶最好,清香洁净柔韧,可买来速冻保存。糯米,要选圆糯米。酱肉提前两天准备,加鲜肉粽取硬筋最好,去骨后,切成两厘米半一块正方形形状,生抽老抽黄酒白糖姜末香叶,拌和,冰箱保鲜。酱了两天的肉风味最佳。赤豆、花生、咸肉、红枣,清水浸大约半天就可以,咸肉切两厘米的块,不必太大,否则粽子咸了。糯米淘洗好,晾干至微干。将酱肉摊出来置一碗,多余的酱汁滤净拌入糯米中,

至于吃“五黄”,现在倒是不大讲究了,如得便,挑上个二三“黄”烹制佳肴,咪上一盅老酒(黄酒),这个端午就值当了。

西雅图加薪风波

王晓熊



七夕会
美食情怀